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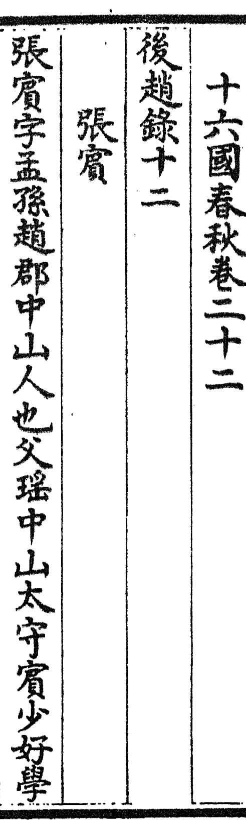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二

後趙錄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瑶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濶達有大志一作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筭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以病免歸永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

為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為謀主動靜咨之機不虛發筭無遺策成勒之基業賓功居多及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羣臣莫及而謙虛敬順開襟下士士無賢不肖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肅清百僚屏絕私昵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

必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常嘆曰吾每臨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親臨哭之哀動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輙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郭敬

郭敬字季子鄔人也初勒微時敬常識之厚加資贍給以衣服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在其中敬以勒託之族兄陽陽等時為解請得免饑寒及貴後率兵襲苑鄉靳乞活李悍於上白將坑其降卒見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耶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因賜衣服鎧馬署為上將軍悉赦降卒以配之尋遷荆州監軍使帥兵寇襄陽勒以驛書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

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中州流民悉降於勒晉別將魏遐率其兄該部衆自石城降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樊城以戍之遂署敬為荆州刺史

汲桑

汲桑平陽人一云清河貝丘人年二十餘力能扛百鈞呼聞數里時人服之常事成都王司馬穎穎之死也桑載穎棺於軍每事啓而後行與勒率馬牧人乘苑馬數百騎投公師藩於清河藩死退還苑中更聚衆刼掠郡縣自稱大將軍劉淵永鳳元年桑又起兵趙魏上郡自稱趙王聲言為成都王穎報仇以勒為前驅所向輙克遂進攻鄴晉將茍晞擊敗之奔於樂陵為乞活田甄所殺先是洛中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為茍作

至是而彝敗死彝嘗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乃斬扇者時軍中為之謡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衲裘不識寒暑斷他頭

徐光

徐光字季武頓丘人也父聰以牛醫為業光幼好學有文才嘉平中王陽攻頓丘時年十三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為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光啼哭徹夜不止左右以白陽陽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為頌陽奇之

賜衣因以語勒勒授記室參軍光春耕服介幘青縑袴褶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勒以光物情所奏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光侍直慍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於卿而敢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襄陽國詔獄光在獄中註解經史十萬餘言劉曜進圍洛陽百餘日不解勒乃赦光署為參軍召而問之光曰曜以疲卒十餘萬圍堅城今以我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舉於是勒兵四出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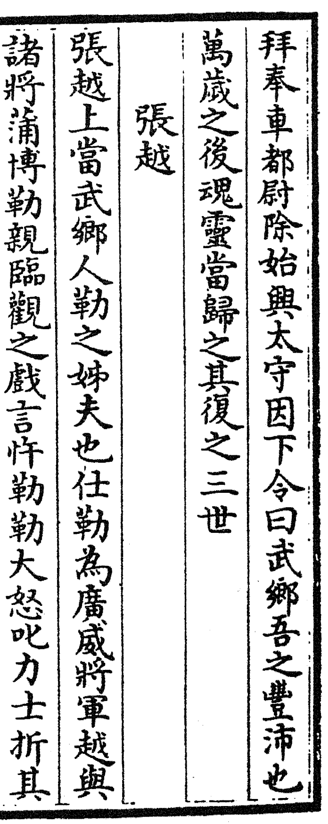
夜兼行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執之尋遷中書令領秘書監光嘗勸勒除虎威權以安太子勒不聽及死虎總朝政以私憾殺之

王洛生

王洛生仕勒為部將王浚之執命洛生將五百騎送於襄國洛生性勇悍勒欲挫其雄豪幽之於獄洛生在獄自刺腹五寸肥盛不陷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李陽

李陽武鄉人也勒幼時與陽鄰居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勒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既貴後召其父老悉赴襄國𦖷坐歡飲陽獨不來勒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仇匹夫乎乃使人召之既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牽陽臂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鬬否孤往日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飽孤毒手中興書云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復與人鬬耶孤往日數厭卿老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賜里第一區即日



拜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因下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

張越

張越上黨武鄉人勒之姊夫也仕勒為廣威將軍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

王謨

王謨字思賢齆鼻言不清暢容貌尫短畧無威儀將拜

曲陽令勒疑之以問長史張賔賔曰請試可否勒從之由是政敎修明百城尤最出為都部從事守令去官者十五人

樊坦

樊坦京兆人仕勒為叅軍清慎自守擢章武内史入辭勒勒見坦衣服獘壞大驚曰樊叅軍貧甚耶朝服何以壞惡至此坦性疎朴謬誤一作率然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獘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暴掠君物盡

耶令當相償耳坦大懼流汗不敢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因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怨而不罪

徐龕

徐龕太山人也勇果薄行舊為刼盜者無不歸之公行抄掠迅如風雨太興元年為晉太山太守周撫叛於寒山龕部將于藥斬撫及朝廷論功而彭城内史劉遐先之龕怒以郡叛自號安北將軍兖州刺史寇掠濟岱攻

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勒遣石虎伐之龕懼求降于晉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勒帝問將帥誰可討龕於王導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可使導不從以鑒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武威將軍侯禮鮮卑段文鴦討之敗龕於檀丘龕遣使請救於勒并陳討豹之計勒辭以外難而多所邀求遂使王步都率數百騎為前鋒張景為之後繼步都等

淫暴無厭龕甚患之景至東平龕疑其來襲已也乃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詣晉求降勒大怒命景守據險要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勅豹鑒以時進討鑒猶疑懼頓兵下邳不進鑒遂免官以豹代領其兵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龕復降勒時石虎屯鉅平將以攻豹豹乃夜遁退守下邳龕襲豹輜重於檀丘將軍劉寵陸黨力戰而死未幾龕復叛勒降晉勒復遣虎帥精騎四萬擊之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城陷被執送於襄國勒囊

戚龕於百尺樓自上擽殺之命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

桃豹

桃豹字安步范陽人也少時以膽力勇騎聞於鄉里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户侯位上將軍者非丈夫也時頗笑之豹駡曰爾輩鼠子安知君子豹變之意乎乃入中原為勒别將襲祖逖於蓬關獲其督護陳超遂為十八騎之雄留守陳川故城住西臺豹事勒甚謹歷魏郡太守鎮撫都督轉豫州刺史虎僭立署

為横海將軍累遷至太保卒

張樓

張樓陽平人也為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恵時人苦之為之謡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魏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累遷太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於廪丘而妾見形與豹言論翼日而卒

張彌

張彌字巨秦汲郡人也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兒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呼督戰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以為牙門將軍虎建武二年彌率衆一萬徙洛陽鍾簴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一没於河彌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轆轤引之乃

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纒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都

張謐

張謐冀州人也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儔侶曰吾聞冀州多名士故不虛也仕勒為司馬

裴憲

裴憲字景思河東聞喜人也父楷憲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弱冠便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閫者數年陳郡

謝鯤頴川庾凱皆雋朗士也見而竒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變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物累攖心其殆過之王浚假節承制以憲為尚書郎及浚為勒所破麾下精兵萬人棗嵩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惟憲及從事中郎荀綽恬然私室獨不至勒素聞其名召而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罰（一作憲）拯兹黎庶討而誅之䍲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獨與之同惡傲威誠信阻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

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賔禮勒乃籍没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悳綽家止有書百餘㼆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聞之謂長史張賔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悳爲從事中郎綽爲叅軍悳復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遷尚書叅預機事時制度草創悳與王波爲之撰朝儀典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大中大夫進司徒悳又撰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耕儀親耕宜改服幘勒從

之虎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穀竝以文才知名穀仕虎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穀俱豪俠躭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郝魚有隙魚竊乘穀馬奔叚遼為人所獲魚誣穀使已以虎當襲鮮卑告之為備虎時適謀伐遼而與魚詞正合悉誅挹穀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歴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懐但以德重名髙動見尊禮終于石氏之世

傅暢

傅暢字世道北地泥陽人也祖嘏魏太守父祗晉右僕射中書監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以與侍者暢不之惜即以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永嘉之亂遂没于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要勒甚器重之作晉諸公叙讚二十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行于世以勒建平元年卒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厚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位廷尉東平太守劉琨承制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没于勒勒以為理曹叅軍持法詳平國人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冡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至虎世而死贈儀同三司

張躍

張躍字世淵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宏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盧諶

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也祖珽晉衛尉卿父志魏郡太守永嘉初遷尚書諶清敏有理思善屬文好莊老洛陽既陷隨父北依并州刺史劉琨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叅軍琨收散卒引魏穆帝攻粲粲敗諶得赴琨

父母兄弟在平陽者俱為劉聰所殺建興末隨琨投段疋磾疋磾自領幽州取諶為别駕疋磾既害琨尋亦喪敗時江南阻絶徃投段末波闕遼西流離世故二十餘年虎破遼西闕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為軍士所殺時年六十七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行高潔為一時所重每謂諸子曰吾身没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撰祭法註莊子及文集行於世中原喪亂公卿人士殺

之殆盡惟諶與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頴川荀綽清河崔悦北地傅暢中山劉羣竝淪陷非所終至顯官恒以為辱

薛閭訓

薛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仕晉為主簿後沒于勒任為幽州刺史

邴輔

邴輔櫟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于當時襄國

宮殿臺榭皆輔所營造勒悅之以為材官將軍

申錄

申錄字道時為廣昌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仕至三公

周延一作周雅又作周承

周延仕至記室參軍初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詔以八座議宥之後每設大會使俳優著帻黄絹單衣一優問曰汝為何官在我輩中一優答曰我本為館

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正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為大笑

韋諛

韋諛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尤善著述羣言秘要無不綜覽先仕劉曜為黃門郎後遂仕於虎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皆以清化著名徵為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虎嘗微行諛直言切諫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著述

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然性不嚴重每狗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冉閔之世進位光禄大夫時閔拜其子肖為大單于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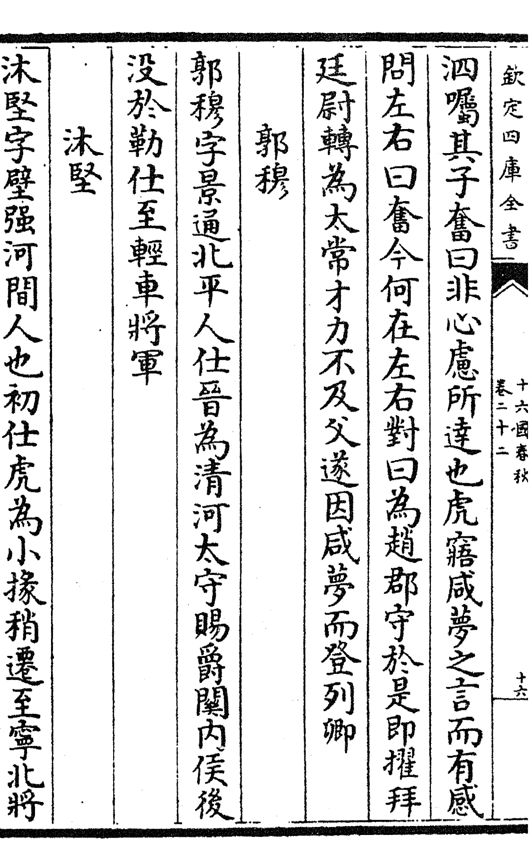
撫納羣胡聞之大怒收謏誅之其子伯陽亦遇害旣而羌胡擾亂道路交錯閔思謏言追贈大司徒

邢嘏

邢嘏河間鄚人也隱居高尚勒頻徵不至乃聚衆數百叛勒勒攻之嘏懼來降任為征北叅軍嘏無子其姪蓋以旁宗入嗣

宣咸

宣咸隴西人仕虎至太僕卒于官後五年虎夢見咸涕



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達也虎寤感夢之言而有感問左右曰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為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轉為太常才力不及父遂因感夢而登列卿

郭穆

郭穆字景通北平人仕晉為清河太守賜爵關内侯後没於勒仕至輕車將軍

沐堅

沐堅字壁强河間人也初仕虎為小掾稍遷至寧北將

軍沛王長史石氏之亂彭城王遵廢世自立沛王沖起兵于薊將以討遵乃留堅戍幽州堅時監作水田御下苛刻百姓怨毒乃為堅形以刀矛斫刺咒令倒斃尋而得病苦被搔割於是遂殞

張進

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為刺奸外部都督給事舉刺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趙明

趙明字顯昭南陽人也虎攝位拜為尚書及誅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為趙之太祖安可以絶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常比之蘇則

孟卓 一作趙孟卓

孟卓字君偉廣平人也少修清苦之操有一單裳十年不澣雖處困阨晏如也仕勒為右執法郎

劉羣

劉羣字公度中山魏昌人晉太尉廣武侯琨之子也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為偏軍將軍數從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衆心及琨被害與從事中郎盧諶等依末波虎減遼西羣與内弟崔悅及盧諶等同時陷没虎皆優禮之署羣為中書令累遷秦州刺史尚書左僕射冉閔僭立加行臺都督尚書左僕射如故閔敗為燕所執遂遇害羣從弟啓啓弟述與羣俱在末波中後亦竝没于虎虎以啓為尚書僕射後歸仕晉從中軍殷浩北伐為

姚襄所陷述為虎侍中隨啓歸晉拜驍騎將軍

王安

王安本胡人也在雍丘祖逖甚愛之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貲遣之遂仕勒為左衛將軍約後為勒所殺安乃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陳武

陳武字國武本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陳君奇之起議

欲易其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語有之亭都鼠數聞長者謂今當易字寔有私心嘗聞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徃徃鄉里久聞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中守志不服單于流於漢北擁節牧羊寄秋雁以訴心因行雲而託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君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勒虎諱胡曰國因字之曰國武

劉光

劉光安定人也一云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氏一作子楊游於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微有驗赤眉敬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一作綏經竺龍嚴諶謝樂子等衆至數千人聚於杜陽山僭稱大皇帝建元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諶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虎鎮西將軍石廣擊斬之光頸無血十餘日面色無異於生

解飛

解飛不知何許人仕虎為尚方令侍中御史機巧若神妙思奇發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麗不可勝紀飛甞為虎作檀車廣丈餘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輙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又有指南車及司理車又有舂車木人及作行碓

于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一斛（一作十）此車皆以朱彩為飾唯用將車一人車行則衆巧竝發車止亦止皆飛與尚方令朱猛變所造虎以其構思精微賜飛爵關内侯賞賜甚厚虎後又納飛言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

孫輝

孫輝字光休晉中書令顗之少子也顗避地河朔邑居

武遂生輝輝仕虎射聲校尉其子緯字元文幽州都督緯生周字季治後燕高陽王文學輝兄烈避趙王倫之亂徙居昌黎遂稱昌黎孫氏烈生岳仕前燕侍中歷幽州刺史右將軍

郭機 宏傳作權

郭機鄔譚部人也初降于勒勒問曰卿若得吾者當殺吾否機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勒曰卿徤兒也引為叅軍與共言事後為河東王生前鋒將軍率鮮卑

涉璝部衆二萬擊虎與虎將石廣戰於潼關廣等敗績既而鮮卑密通于虎生遂敗死機將餘衆據上邽歸晉

麻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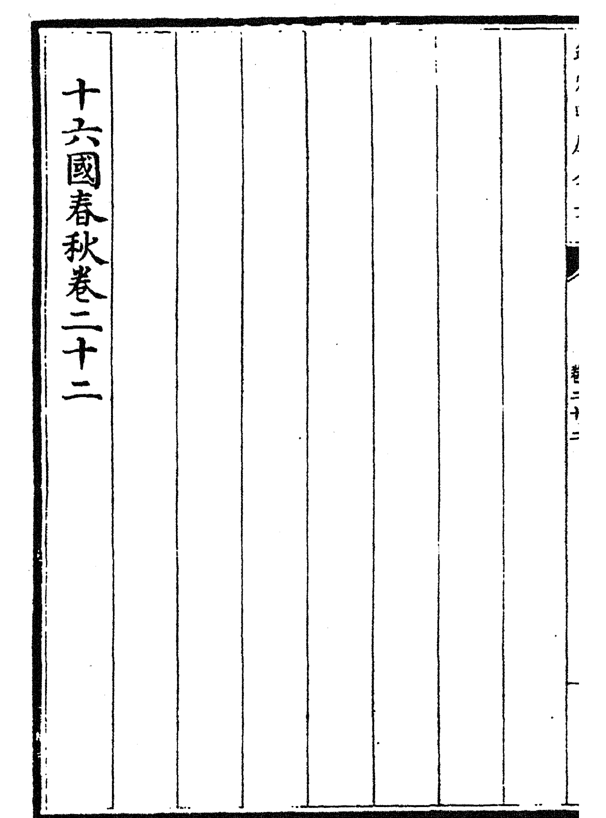
麻秋太原胡人也仕勒為征東將軍虎世為涼州刺史率衆伐涼互有勝敗秋植性虓險鴆毒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遂絶冉閔之亂率衆奔鄴秦苻洪使子雄迎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因宴鴆洪為秦世子健所殺

张才

張才鄗譚部人也善碁博蹴踘鬬雞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歷位殿中將軍冀州刺史義陽王鑒殺遵自立復欲殺閔乃使才等于夜刺之不克被執斬于中華門

蔡畜

蔡畜仕虎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畜撫床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二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三

前燕錄一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瓌鮮卑人也本出於昌黎之棘城脩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次以君北夷逐世居遼左邑於紫濛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

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十一世祖乾歸者乾歸述異記作乾羅見神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為君長曾祖莫護跋魏初帥諸部落大人自塞外入居遼西從司馬懿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王府一作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少年多冠步揺冠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其後音訛為慕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從毋丘儉征高驪有功加號大都督左賢王父涉歸一名奕落韓以全柳城

之勲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北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即以慕容為姓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長必為命世之器定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冠一作幘簪遺之以結殷勤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涉歸始冠昌黎安北將軍嚴詢敗走之斬獲萬計太康四年涉歸卒弟耐一作刪篡立將謀殺廆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乃走匿於遼東

徐郁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竟無所見遂得免難太康五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代領部落初涉歸與宇文鮮卑素有隙廆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之戰於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絶太康六年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掠萬餘人而還太康七年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率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

校尉何龕龕遣督護一作鄙賈沉將兵救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於路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國爾後廆每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扶餘之口太康十年夏四月廆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夷理殊强弱固别豈宜與晉國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乃遣使詣晉乞降帝嘉之拜鮮卑都督五月廆謁見東夷校尉何龕龕抗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

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氏鮮卑段氏部落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并吞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鮮卑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元康四年廆以遼東僻遠徙於徒河之青山後又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所謂紫蒙之邑也復移居之乃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

冦邊雲别帥素怒延一無怒字攻掠諸郡廆親擊敗之素怒延恥之復率衆十萬圍廆於棘城衆咸震懼人無拒志廆曰素怒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胄馳馬出擊素怒延大敗之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遼東孟暉先没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餘家來降廆署為建威將軍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永嘉

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時魏昭帝諱猗盧卒弟穆帝諱祿官總攝三部先是昭帝之世廆為東部之患昭帝遣弟左賢王普根擊走之至是與廆通好永嘉三年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渤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永嘉五年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等託為臻報讐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東夷校尉封釋懼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百姓失業

流亡歸廆者日月相繼廆給廩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

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

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者也今連津

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

名內實幸災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

東傾沒垂已二紀中原離亂神州屢敗勤王仗義今其

時也大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

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

於本朝私利歸於吾國此則吾霸王之基也一云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率騎東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晉懷帝蒙塵於平陽王浚承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而不受廆復遣翰攻段疾陸眷取徒河新城至陽樂引兵而還翰因鎮徒河壁青山時兩京傾覆幽冀淪陷中國流民避亂者多北依

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法政不立士民往往逃去叚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廆刑政修明虛懐引撫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盧江黃泓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逄羨廣平遊邃北平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及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及抽子裕並典機要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城與高句驪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觧樂浪王遵說

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建興中王浚為石勒所殺幽州喪亂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母翼自薊逃奔昌黎悉來依廆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乃立郡以統流民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郡公晉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

公廆讓公爵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没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雖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强故也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討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太興元年春三月元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
授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固辭公爵不受以游
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長史
裴嶷言於廆曰晉室微弱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
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
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
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
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任諸部

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太興二年廆封畧漸廣進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中州士望懷集流亡而士民多歸於廆心不平之數遣使招附莫有赴者意廆拘留之乃隂結高句驪及宇文氏段國氏等謀滅廆以分其地毖所親渤海高瞻力諫不從於是三國合兵來伐諸將請擊之廆曰彼信崔毖虛說欲邀一時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鋭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不可與戰當固守以待

之彼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沮惑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大人聲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我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率衆數十萬逼城連營四十里廆使名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謂廆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衆我寡易以計勝難以力勝今城

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閒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若合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自沮矣廆猶懷疑貳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也遂分遣數千騎襲翰翰潛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

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後悉獨官自恃其衆初不設備見廆兵至方率衆逆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衝其營縱火焚之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之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

崔毖聞之懼廆之仇已使兄子燾一作濤詣棘城偽賀廆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吾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高句驪悉降其衆廆以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宮府市里安堵如故高句驪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寇掠遼東廆遣樂浪太守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徙崔燾高

瞻韓恒石琮等於棘城待以客禮尋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篤不就廆頗不平之竟以憂卒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為表令裴嶷奉之并所獲三璽詣建康獻之高句驪數寇遼東廆遣建威將軍翰征虜將軍仁伐之句驪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太興三年春三月裴嶷至自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俊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乃遣使隨嶷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一千戶

太興四年冬十二月加廆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户侍中單于竝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横以裴嶷游邃為長史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别駕楊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黄泓鄭林叅軍事以朱左車孔纂胡毋翼等夙德清望請為賔友以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命皝與國胄束脩受業廆

覽政之暇亦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從翰
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吏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段末柸初統其國而不修備廆遣
世子皝襲之入令支掠其居民千餘家及名馬寶物而
還
晉明帝太寧元年春二月廆以長史裴嶷為遼東相
太寧二年秋七月晉遣使者加廆邑五千户重申前好
太寧三年春三月石勒遣使通和廆拒之送其使於建

康勒怒加宇文乞得歸一作龜官爵使之擊廆廆遣皝拒之以遼東相裴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段國為右翼命征虜仁自平郭趣伯林為左翼乞得歸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兄子悉拔雄襲缺逆擊悉拔雄斬之悉虜其衆乘勝與皝攻乞得缺乞得歸棄軍走皝仁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三百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徙其民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歸敗其東部大人逸

豆歸逐而殺之因自立為主冬十一月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九月遣使拜廆侍中位特進餘悉如故

咸和二年春二月廆遣使詣建康固辭爵位優詔不許

咸和三年冬十二月己卯後趙石勒殺趙主劉曜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石虎取長安冬十二月羌酋姜聰殺吐谷渾王吐延吐延廆之庶兄吐谷渾子也延死其子葉延立保於白蘭山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咸和五年春晉又遣使加廆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民生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為

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

咸和六年秋僚屬宋該等議以龎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别不足以鎮華夷共表請進龎官爵參軍韓恒駮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要君以求寵不亦榮乎龎不悦出恒為新昌令於是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

注情彌乆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湝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倡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傕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桀公

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為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臣强臣不及先大夫厲己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勾踐取威黄池况今吳土英賢比肩不聞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因風振俗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罹冦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仗周張内憑顧陸拒魏赤壁

克取襄陽自玆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忘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儁匿志藏其勇略耶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逆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見聞者也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施於冠難之際受大晉累

世之恩自恨絶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
海内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
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冦
必滅國耻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
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内應無由自發故也故
遠陳寫言不盡宣廆使者遭風没海廆復更寫前箋并
齎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
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

愍會神武之畧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搆難禍結京
畿釁成公族遂使羯逆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
掘毁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强匈奴之盛未有
如今日羯逆之暴跨躡華夷盜稱尊號者也天授有晉
挺拔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涖國忠於王室明
允恭肅志在立勲屬海内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
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冠
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寢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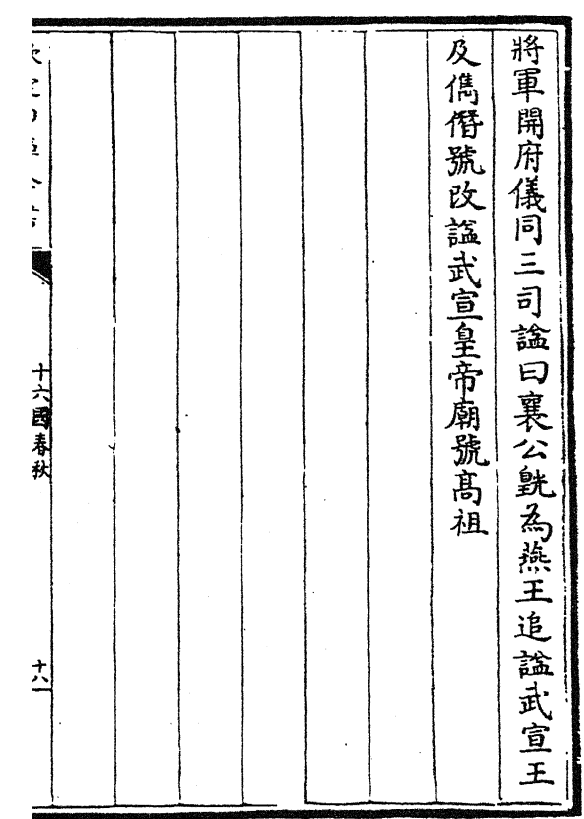
舟載路馬不稅駕動成義舉令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况廆輔翼王室有匡伯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絶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曁代土南極冀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尊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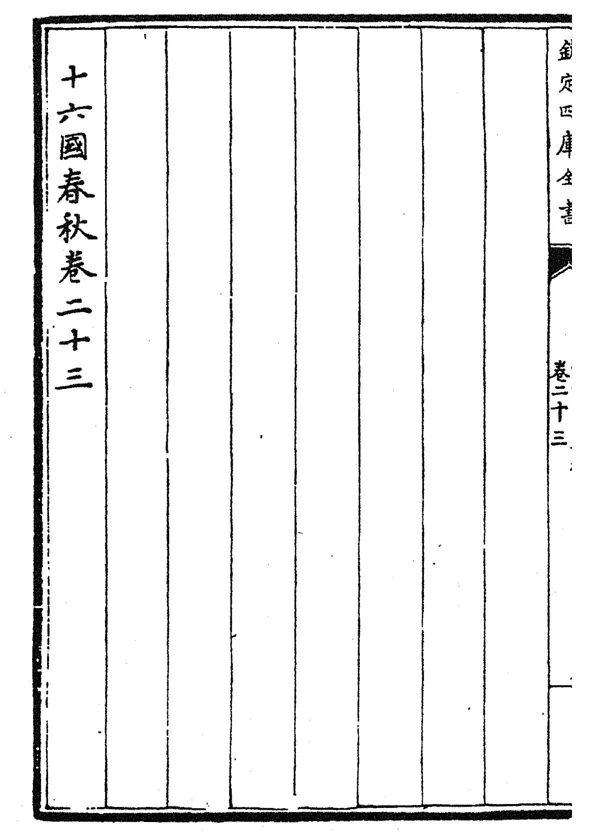
賊境使冀州之民望風向化廆得祗承詔命率合諸國
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
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
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
計佩荅廆書云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叔岳盧必陷
之矛集鮫犀不入之楯惟在足下復荅抽等書其畧曰
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
伐段國北擊塞外遠綏索頭荒服獻欵惟北部未賓屢

遣征討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國一作官摧勒然忠義竭誠見於辭表今騰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也

咸和七年春三月趙王石勒遣使復修前好鹿拒而不納

咸和八年夏五月甲申晉帝紀作乙未廆薨於文德殿葬於青山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公皝為燕王追諡武宣王
及儁僭號改諡武宣皇帝廟號高祖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三

謹案卷二十一第三頁後六行澄誡勒曰刋本誡

訛誡今改

第七頁後六行於是雨沛千里刋本雨訛兩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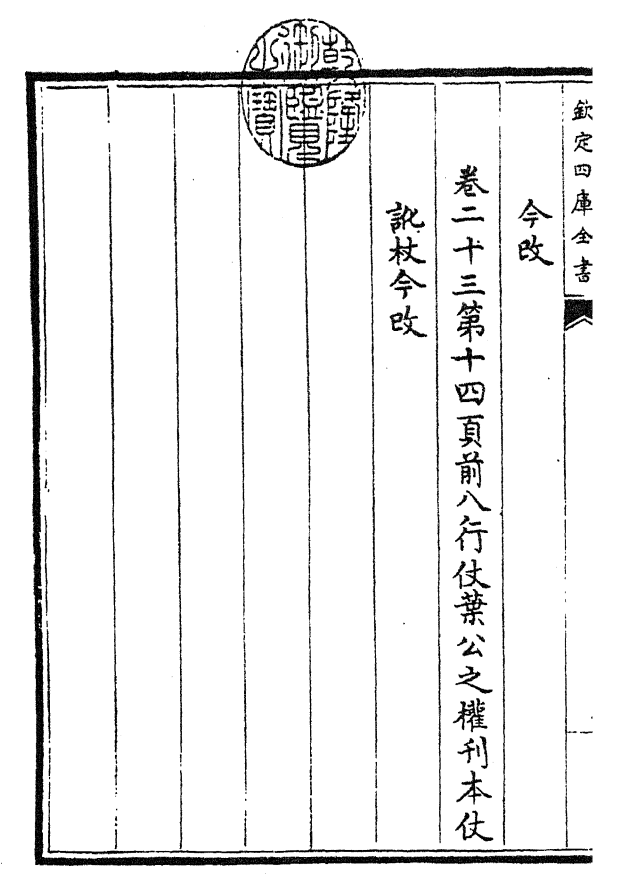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二第四頁前七行徹夜不止刋本徹訛輙

今改

第十二頁後三四行歷位廷尉東平太守考晉書

作歷廷尉平東安太守

第十三頁後三行往投段末波刋本末波訛匹磾



今改

卷二十三第十四頁前八行仗葉公之權利本仗

訛杖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

前燕錄二

慕容皝上

慕容皝字元貞小字萬年廆第二子單于妃段氏所生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畧尚經學多材藝尤善天文國人稱之廆為遼東公立為世子晉建武元年拜冠軍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封望平矦率衆征

伐累立奇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咸和八年夏五月廆卒皝嗣遼東公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左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玄菟太守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東遼太守陽騖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六月遣長史渤海王濟等告喪於晉秋八月初宇文逸豆歸既殺乞得歸自立至是皝率騎討之軍於廣安逸豆歸懼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皝初嗣位用法嚴

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庶兄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素為皝所忌同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並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至是並懼恐不自容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事覺先賜昭死遣使案檢仁之虛實遇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者東據平郭皝遣軍諮祭酒封奕慰撫遼東又以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弟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等討之仁盡衆拒戰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為仁所獲壽嘗為

仁司馬遂没於仁襄平令王永將軍孫機舉兵遼東叛以應仁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皆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東之地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仁援皝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為平州别駕

咸和九年春正月皝遣軍諮祭酒封奕攻卑木堤於白狼揚威將軍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罔皆破斬之材官將軍劉佩攻乙連不克三月段遼遣兵寇徒河皝别

將張蔚逆擊敗之遼復遣弟蘭與慕容翰共寇柳城柳城都尉石悰與城大慕輿埿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圍守二旬悰埿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䝣遣寧遠將軍汗及封奕等共救之䝣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為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

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𡙇整陣力戰故得不沒夏四
月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秋八月王濟還遼東晉成
帝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閭丞
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
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為仁所
留冬十一月皝自征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
信請降師進入城仁所署東夷校尉翟楷遼東相龎鑒
單騎遁走皝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止之仁所署居就

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斬仁所置守
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為遼東相安輯遺民
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十二月仁遣兵襲新昌督
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元年春正月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矯軍諮祭酒
封奕為之秋七月立子儁為世子遣右司馬封奕率兵
襲擊宇文別部涉奕干（一作涉夜干）大獲而還涉奕干率騎
追戰於渾水又敗之冬十月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齊

等自海道趣棘城遇風不至十二月齊等至棘城皝始

拜朝命

咸康二年春正月皝將乘海討仁襲其不意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冰（一作陵下同）自仁反已來三凍皆成昔光武合滹沱之冰以成大業天其或者欲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沮謀者斬壬午皝親率三軍從昌黎踐冰而進仁不虞皝至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皝所擒殺之赦吏民之為仁

所註誤者遼東遂平皝引而還因遣使上表於晉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為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以來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氷凍之嵗今遣使以聞夏四月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夜襲武興遇雨而還都督張萌追擊擒之遼别遣弟蘭帥步騎數萬屯於曲水亭將攻柳城西曲水宇文逸豆歸入寇安晉以為蘭聲援皝率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

不戰而遁欽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欽遣右
司馬封奕率輕騎追擊大破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
還欽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將復至宜於栁城
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率騎數千潛伏於馬兜山
七月段遼果將數千騎襲來寇抄奕夾擊大破之斬其
將榮伯保九月欽遣兼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楊景
送王齊徐孟等還建康因遺書於侍中顧和云令致繡
靴一緉復致書於大司馬桓温温荅欽書曰承將軍厲

奮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冬十月使世子

儁伐段遼諸城右司馬封奕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

十二月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

咸康三年春正月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折衝

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夏四月

乙連飢甚段遼以車數千輛輸乙連粟蘭勃要擊獲之

六月遼又遣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

於興國城與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

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敬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况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搆怨戰無虚日百姓凋敝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從羣議一作上議遂以咸康三年冬十月丁卯僭即王位於文德殿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備羣司以封奕為相國韓壽

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騖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
大理杜羣為納言令宋該劉瞻一作睦石琮為常伯皇甫
真陽協為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
室監自餘文武授任各有差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
馬出入稱警蹕十一月甲寅追尊父廆為武宣王母段
氏為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王太子皆
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為邊患遣揚烈將
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會之

并以弟寧遠將軍汗為質趙王石虎大悦厚加慰荅辭其質遣還期以明年大舉

咸康四年春正月眈遣都尉趙槃如趙請聽師期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餘人悉拜龍騰中郎帥舟師十萬步騎七萬伐之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眈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遣弟蘭來拒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户及畜産萬計以歸夏四月癸丑晉遣使者策拜眈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餘悉如故五月趙王虎至
徐無遼奔密雲山虎進入令支怒戡之不會師先攻段
遼偭自専其利率衆來伐戡聞趙師之至嚴兵設備罷
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等官虎至於棘城戎卒數十
萬燕人振恐戡謂内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
強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為也虎遣使四出招
誘民夷戡成周内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
夷校尉封抽護軍將軍宋晃等凡三十六城皆叛應之

冀陽流寓之士殺太守宋燭迎降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内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喻吏民以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一作永帥衆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内應泳以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懼請罪泳皆赦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内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次棘城皝欲出亡帳下折衝將軍慕輿根諫曰趙強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畧國民兵強穀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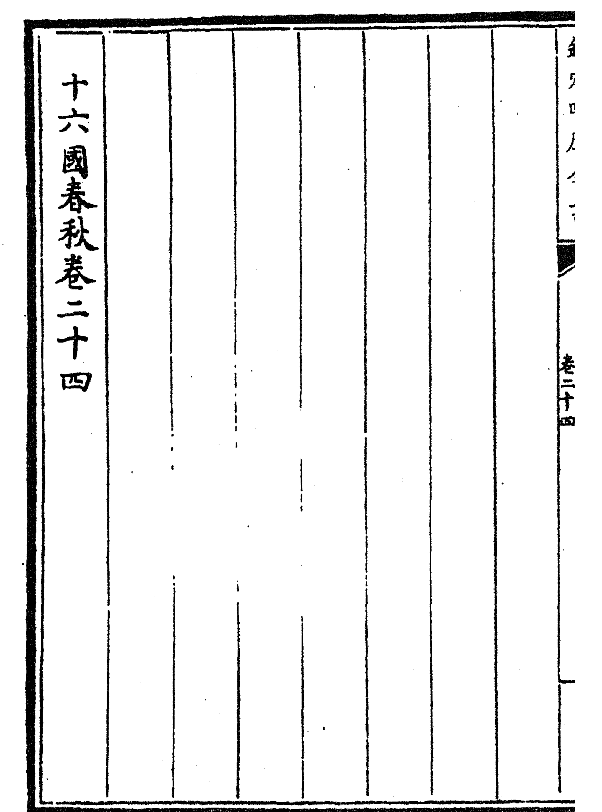
不可復敵竊謂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柰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支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柰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鮏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強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係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強以勵將士不宜示弱今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百倍一作自倍鮏問

計於相國封奕奕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強無能為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趙兵四面蟻附圍守旬餘左右或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遣子恪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趙兵驚擾皆棄甲逃潰恪等乘勝追擊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崔燾常

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驪䴡賞鞠彭孫泳慕輿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衆功曹長史劉翔為之申理多所全活棐戍凡城而還冬十二月段遼降䴡遣使詐降於趙請兵應接石虎遣征東將軍麻秋率衆三萬迎之以尚書左丞遼故臣陽裕為秋司馬䴡自率諸軍迎遼遼密與䴡謀覆趙軍䴡遣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單騎遁免一作步走得免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待

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為郎中令鮮于亮為左常侍
咸康五年夏四月皝前軍師將軍評廣威將軍軍折衝
將軍慕輿根輕車將軍慕輿埿襲趙遼西斬趙積弩將
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掠千餘戶而歸段遼謀叛
皝誅之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趙王虎使鎮遠
將軍石城入寇凡城不克進陥廣城五月魏昭成帝諱什
翼犍遣使求婚皝以其妹興平公主妻之其年皝伐高句
驪兵及新城高句驪王釗乞盟乃還又使子蕩寇將軍

恪平狄將軍霸等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四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五

前燕錄三

慕容皝下

咸康六年春正月高句驪王釗遣世子來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將軍翰奔於宇文逸豆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以故得周遊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遣商人

王車隂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𩥇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因以逃歸𩥇大悅賜遇甚厚秋八月𩥇自以雖稱燕王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翔一作祥下同条軍鞠運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皆能親賢並建眀政致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

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
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
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
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
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昭然苟能易
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
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
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

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
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
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
弟並列人臣莫儔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
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
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𠴲
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召變況今居
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

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眤理應降悦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昝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後更處焦爛之日耳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同一作邉不對故容身

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冦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報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毋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勳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嘗

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棄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有黜辱之憂乎賓武何進虛己好善天下歸心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遥雅談卒歳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呑強虜是以自頃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

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九月𩅰將圖石氏謂諸將曰石虎自以安樂諸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冬十月𩅰親率驍騎二萬出蠮螉塞襲趙戍將當道者皆擒之長驅至於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拒守不敢出戰遂破武遂津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而還

咸康七年春正月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一作西字福地也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龍城構門闕宮殿廟園一作廟園宗廟籍田遂改柳城為龍城縣時棘城黑石谷黑石谷三字一作里字有大石自立而行二月乙卯長史劉翔等至建康成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皝求大將軍假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

有一人能攘臂操戈摧破凶殘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妹一作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名與器不可輕許乃

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曽無憂國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室皆為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兇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决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

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爲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䀌又書與庾冰責其兄弟秉權不能爲國雪耻冰見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

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時庾翼答書與皝云鄧伯山答送此犀皮兩襠鎧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復致之乙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怖一作希持節拜皝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酬縱相

尚書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廟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晏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棘城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艸猶宜早除況冦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

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
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皝以翔為東
夷校尉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
書令李洪為右司馬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九月皝以
悕為渡遼將軍鎮平郭平郭自翰仁之後諸將軍無能
繼者及悕至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驪兵句驪畏之不敢
入冦冬十二月皝遣使聘魏并薦其宗女
咸康八年夏六月石虎率衆來伐皝大破之秋七月丁

夘鈂營龍城新殿昌黎大棘縣城河岸崩出鐵䇺頭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詣鈂言狀以是日到鈂曰經始營殿鐵䇺具出神人允協之應也遂賜陵爵關内侯冬十月鈂遷都龍城大赦境内十一月鈂親帥勁卒四萬入自南陜以伐宇文高句驪使建威將軍翰及平狄將軍霸為前鋒别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道而進高句驪王釗謂鈂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弟武統精鋭五萬拒北道躬率羸兵以防南陜翰等先

至與釗戰於木底皝以大衆繼之左常侍鮮于亮與數騎先犯高句驪陣所向摧陷句驪陣動大衆因而乘之句驪大敗左長史韓壽斬其將阿佛和度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馬遁走輕車將軍慕輿埿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寓等戰於北道軍皆敗沒由是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釗不出皝將還韓壽曰高句驪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

歸俟其衆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皝從之掘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收其府庫累世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

晉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高句驪王釗遣其弟稱臣於皝貢方物以千數乃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為質宇文逸豆歸遣其相國莫淺渾將兵來伐諸將爭欲擊之皝不許渾以皝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帥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

俘其衆秋七月昭成帝復求婚於㿥㿥使納馬千疋為禮昭成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㿥遣世子儁帥前軍師將軍評等伐之昭成率衆遁走評等無所見而還冬十月㿥躬廵郡縣勸課農桑復大起龍城宫闕

建元二年春正月㿥與左司馬髙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㿥遂親帥騎二萬伐之以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廣威將軍軍渡遼將軍恪平狄將軍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逸

豆歸遣驍將南羅大涟奕干（紀事本末作涉夜干）將精兵拒翰皝
遣人馳謂翰曰奕干雄悍勇冠三軍宜小避之待虜勢
驕然後取也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内精鋭以屬涟奕干
奕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若克之其國不攻自潰
矣且吾熟知奕干之為人徒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縱
敵以挫吾兵氣於是進戰翰自出衝陣奕干出應之霸
從旁邀擊遂斬奕干宇文士卒見奕干死不戰而潰燕
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遠遁死漠北宇文氏

由是散亡䟽悉收其畜產資貨闢地千餘里徙其部民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所居城為威德城使弟左將軍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䟽伐逸豆歸石虎使右將軍白勝幷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彪追擊破之䟽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翰與宇文戰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家試馬或告翰欲為變乃賜翰死詳具翰傳二月昭

成帝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后於燕夏四月趙平北將軍尹農率衆寇凡城不克而去秋七月皝遣使奉聘求交婚於魏昭成許之九月以烈帝諱翳槐女妻之

晉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皝以牧牛給貧家使佃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自有牛而無地者亦佃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

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入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力一作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世號次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索千

里無烟飢寒流隕相繼溝壑武宣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俗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於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三四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強趙東滅句驪北取宇文拓境三千里增民十萬戶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悉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人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何在哉善藏

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適者則深副樂土之望戎旗
南指之日中國之人皆將壺飡奉迎石虎誰與居乎且
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
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
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
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
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
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驪百濟及宇文段部之民皆兵勢

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戸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為國家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屬徙於西境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致（一作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

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寛明思言若渴故人
盡匆蕘有犯無隠前者𠫭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
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
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
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
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趨越必不得其所志矣
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
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

畝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特其末耳宜量軍
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
無成亦宜歸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儁之路臣
之所言當也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
從善如流罰惡不掩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
收其藥石之效鈂乃下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
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
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闕

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並依晉魏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未可減俟克平宂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祿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

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錫錢五萬宣示内外有欲陳孤過失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鋹雅好文學嘗親臨庠序勸以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二月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鋹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觧角而去鋹大悅還宫赦其境内殊死已下號所居新宫曰和龍宫立龍翔佛

寺於山上賜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飲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竝以教胄子冬十月皝以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十一月渡遼將軍恪攻高句驪抜南蘇置戍而還平狄將軍霸戍徒河時趙將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將為攻取之計畏霸終不敢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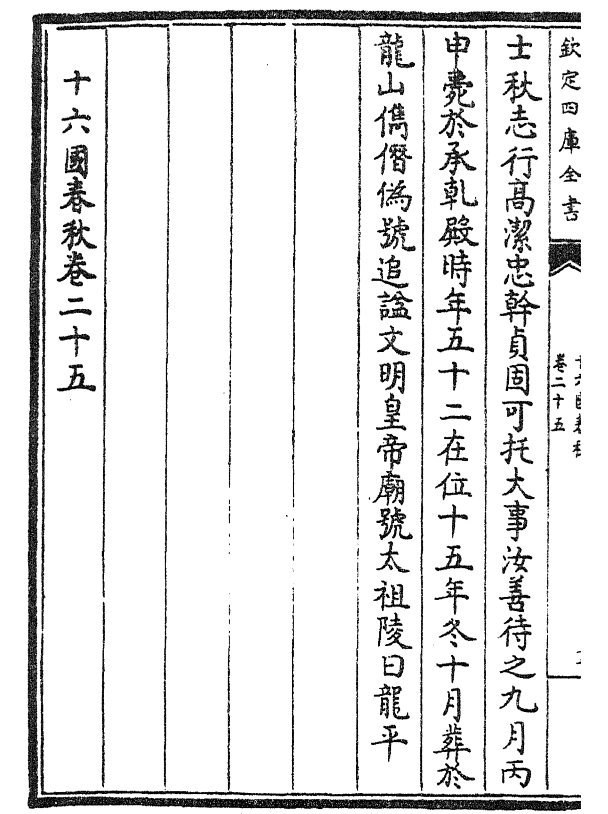
十三年皝遣世子儁及廣威軍渡遼恪折衝慕輿根三

將軍率騎萬七千襲扶餘僑居中指授軍事皆以任恪遂拔扶餘虜其王玄及部衆五萬餘口而還皝署玄為鎮軍將軍以女妻之

十四年春正月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夏五月戊申晉遣使進皝為安北大將軍餘悉如故冬十月饗羣臣於承乾殿右長史宋誸（一作該）性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皝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郡為興集縣河間

郡為寧集縣廣平魏郡為興平縣東萊北海郡為育黎縣吴郡為吴縣前數郡字一作人字悉隸燕國

十五年秋七月㐲畋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乘白馬舉手麾㐲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八月㐲復見白兔馳馬射之馬倒墜於石上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遂有疾未幾疾甚引世子儁屬以後事曰今中原未平方經建世務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



士秋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於承乾殿時年五十二在位十五年冬十月葬於龍山僞僭僞號追謚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六

前燕錄四

慕容儁上

慕容儁字宣英小字賀賴跋皝之第二子也母段氏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初廆常言吾積德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凡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覽書史有文武幹略彬

彬文雅更善詞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讃以為勸戒皝之八年晉遣使者拜皝為燕王以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十一年晉拜使持節鎮軍將軍

元年春正月儁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遣使詣建康告喪以弟友一作為交左賢王左長史陽騖為郎中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是月令造刀二十八口銘曰二十八將隸書夏四月趙王

石虎死趙魏大亂平狄將軍霸上書於儁曰石虎窮極凶暴天之所棄餘燼尚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舉勢必倒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安樂兵強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

為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為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請為殿下前驅東出徙河潛趨令支出其不意彼若聞之勢必振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安步而前無復畱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奕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事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強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

子孫爭國上下乖離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誥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為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星集於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殿中一作廣威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

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内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乃發兵伐趙以恪為輔國將軍評為輔弼將軍陽鶩為輔義將軍謂之三輔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秋七月晉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冬十二月儁遣使至凉州約張重華共擊趙高句驪王釗送前東夷

護軍宋晃於儁儁赦之更名曰活拜爲中尉

二年春二月儁使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三道並進伐趙以恪及鮮于亮爲前鋒命輕車將軍慕輿埿槎山開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内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

樂北平兵糧與儁會於臨渠三月進次無終王午棄城
走留其將王他以數千人守薊乙巳儁攻陷薊城執他
斬之儁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
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
坑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入都於
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為
石氏拒燕衆莫為用乃率入城令長出降儁復以產為
太守產子續為幽州別駕棄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

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為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猶恐終為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後至績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雋悅其言遂善待之夏四月雋以弟宜為代郡城郎孫泳為廣寗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雋使中部侯釐慕

輿句督蓟中留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青梁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數十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鋭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枕而卧臣等自為王破之儁不能自安内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

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
從士卒死亡畧盡儁引兵還薊秋八月代郡人趙榼帥
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并州刺史張平儁乃徙廣寗上谷
二郡民於徐無代郡民於凡城九月儁南徇冀州取章
武河間趙故章武太守賈堅帥部兵邀評戰於高城擒
之於陣斬首三千餘級遂以評為章武太守恪為河間
太守冬十月儁還薊留諸將守之還至龍城謁陵廟
三年春二月冉閔僭稱大號攻圍襄國趙主石祗危迫

遣故太尉張舉乞師許送傳國璽姚弋仲亦遣使來告
儁以悅綰為禦難將軍師兵三萬往會之閔聞儁欲救
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寗常煒來聘儁引之觀下使
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
而敢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與其致不同狼馬紀於三
王黃龍表於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
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以興商周之業仲尼美之
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終成魏氏之基苟

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況暴胡酷亂蒼
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
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祇去歲使張舉
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否又聞冉閔初立鑄金為己
象以卜成敗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焴曰誅胡之日
在鄴者畧無孑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
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姦倿之徒欲借奇炫衆或改作萬
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

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為徒取灰滅熔神色自若抗言曰石氏貪暴親率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還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為燕臣子之心聞仇讐之滅義當何如而更為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於土精魂升於天蒙君之惠速

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勸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與焉遂赦之使出就館夜遣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𢢼曰吾自結髮已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處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儁儁怒乃囚𢢼於龍城儁遂還薊三月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衆

數千附於冉閔閔以約為渤海太守趙故太尉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儁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絶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敘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與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

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強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為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

馳至奕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决故相為决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儁以放為渤海太守準為右司馬與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過獲更其名曰鈞夏五月廣義將軍岷山公黄笛上表儁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便宜爾自今但可白紙為疏秋八月儁遣悋畧地中山評攻王午於魯口悋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上谷侯龕固守不下雷左將軍彪攻之悋南狗常山軍於九門閔趙郡太

守遼西李邽舉郡來降恪厚撫之將邽還遂圍中山侯
龕出降拜為中尉恪克中山斬白同遷其將帥士豪數
十家諸薊餘皆安堵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來拒
評逆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儁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
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
上疏謝恩儁手令教曰卿本不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
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
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

與為中山太守興善於撫綏中山遂安冬十一月逢鈞亡歸渤海招集部衆以叛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曉以禍福衆皆潰散鈞復來奔庫傉官偉帥部衆自上黨來降十二月儁如龍城丁零翟鼠率其所部來降儁封鼠歸義王是歲儁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儁曰嘻此詩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

徵者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並上甘棠頌

元璽元年春正月乙巳儁還薊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屬於薊夏四月甲子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霸討勤於繹幕又遣評及相國封奕討冉閔於安喜儁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及車騎將軍張溫切諫不聽進次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丙子及於泒水紀事本末云及於魏昌之廉臺與閔十戰恪

皆不勝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廵陳諭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難為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為三軍部掎角以俟之時閔所將多步卒而恪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叅軍髙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掎角以待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陣中一作中軍吾今貫甲

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克矣遂方陣而前戰於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於薊已卯閔至薊儁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帝邪閔曰天下大亂汝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也儁怒鞭之三百斬於龍城高開被創而卒恪屯軍滹（一作呼）沱閔將蘇彥遣其將金光帥騎數千襲恪恪擊斬之彥大懼奔於并州恪進據常山霸軍又至繹幕段勤懼

與弟思聰舉城來降遂進攻鄴閔大將軍蔣幹輔閔子智閉城固守甲申儁遣評及中尉侯龕等帥精騎一萬攻鄴癸巳至鄴城外皆降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庚寅儁又遣廣威將軍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評攻鄴是時司南車成儁大悅告於鈗廟鷰巢於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鷰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

甪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
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烏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
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六月甲子蔣幹帥鋭
卒五千出城挑戰儁遣評等率騎一萬討之斬首四千
餘級幹單騎還鄴鄴北郡縣悉降相國封奕等一百二
十人勸稱尊號儁荅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袵
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之
事實非寡德所宜聞也丙辰儁如常山王午聞魏敗時

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秋八月戊辰儁遣恪及封奕陽騖討午於魯口進兵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恪等掠其禾稼而還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奔於倉垣評等送冉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并乘輿服御及六璽於薊傳國璽蔣幹先已送晉儁欲神其事業言歷數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封冉智為海濱侯申鍾為大將軍右長史以評為司州刺史鎮

鄴冬十月丁卯儁還薊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來降儁以王擢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并州刺史李歷為兖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寧為車騎將軍恪進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儁遣殿中一作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為部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共上尊號儁許之十一月丁亥署置百

官以相國封奕為太尉悛為侍中左長史陽騖為尚書

令右司馬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悕為右僕

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令其餘文武拜授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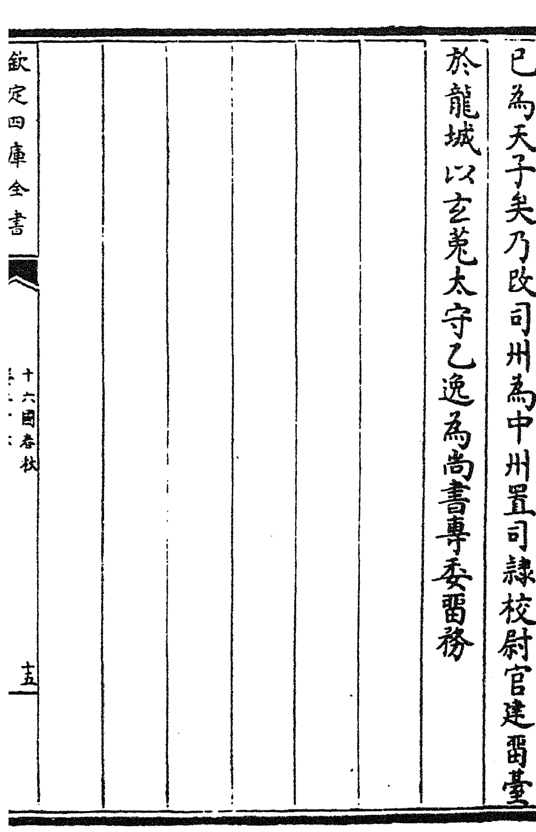
差戊辰僭即皇帝位於正陽殿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建

元元璽國號大燕郊祀天地時晉永和八年也庚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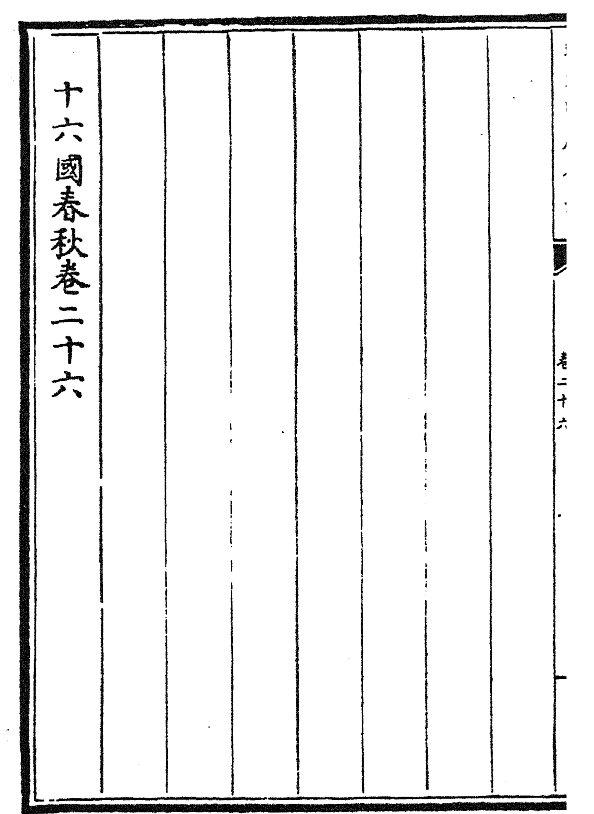
令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廆為髙

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皝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晉遣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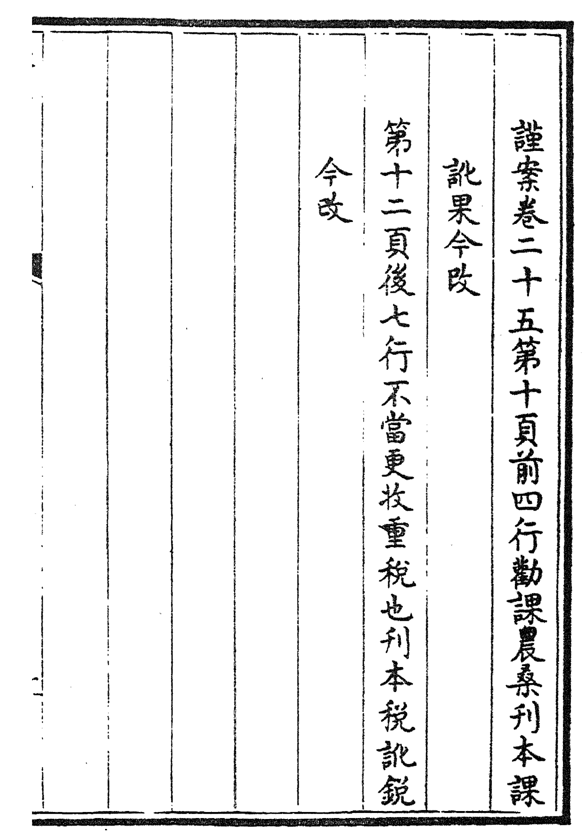
詣儁儁謂之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



已為天子矣乃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隷校尉官建留臺於龍城以玄菟太守乙逸為尚書專委留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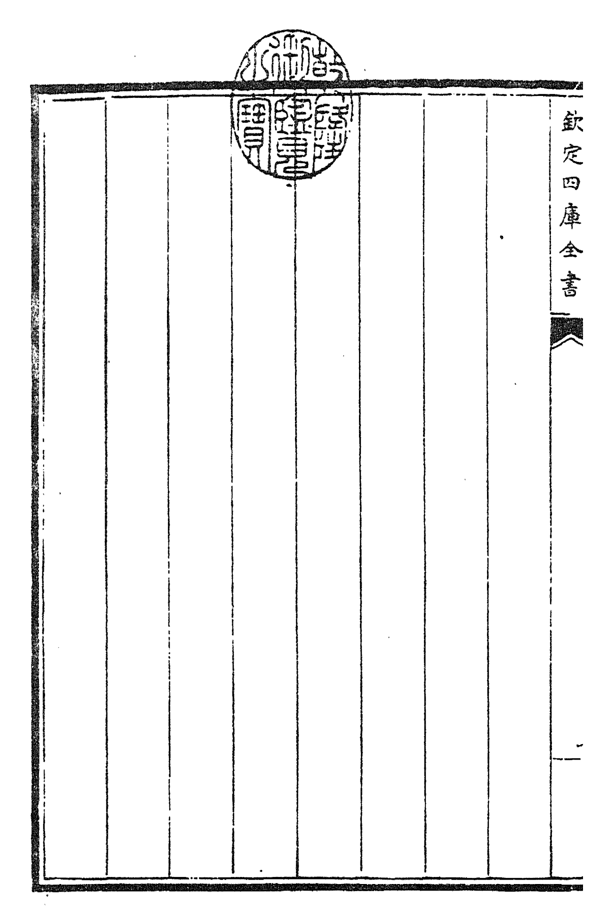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五第十頁前四行勸課農桑刊本課訛果今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不當更收重稅也刊本稅訛銳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